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孟珙

杜杲

子庶

王登

楊挾

張惟孝

陳咸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

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  
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  
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  
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  
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  
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  
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  
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祇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

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  
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  
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  
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  
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  
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  
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  
置司劾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



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  
立十壯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  
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  
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  
都監丁母憂又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  
仍總三軍六年大元將那顏儉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  
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  
守移剌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

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若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於夏家橋小捷有項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若軍四合金人棄

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  
歸其民二萬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  
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  
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  
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  
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  
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  
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

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  
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  
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  
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今  
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  
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  
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  
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

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蹙遣樊文彬攻  
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  
帥若火燭天殺僂山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  
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  
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  
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曰  
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廼遣德  
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

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以書乞降德復請琪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琪令作柁棹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琪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為之顛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琪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

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陰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玉

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  
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  
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倂盡遣兔花  
忒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  
其帳倂盡喜約為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  
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  
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  
珙與倂盡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倂盡遣萬



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  
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  
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  
生俘郭山戰少卻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  
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  
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  
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盪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  
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為固外即

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

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  
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  
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  
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己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  
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  
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元帥兀陵  
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倂盞入江海執其叅政張  
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

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與侷  
蓋分守緒骨得金鎰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  
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  
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太常寺簿朱楊祖看班祇  
候林拓朝入陵諜云大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  
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閩刻日進師  
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遡汴非旬餘不達吾  
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

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  
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  
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  
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  
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  
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  
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  
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

曹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無知光州又無知  
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  
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  
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初章家山毋家山兩  
堡為先鋒虎翼飛虎營無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  
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大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  
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金門守朱陽祖郢守喬士安皆  
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

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度江珙以全師繼之大元  
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  
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  
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  
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  
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  
大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斬  
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

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盃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勲勞趣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



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叅謀  
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  
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  
於冢頭戰於樊城戰於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  
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  
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  
以兵逆之得北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  
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

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琪奏畧曰取  
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  
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  
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  
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  
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謀報大元兵  
欲大舉臨江琪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  
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

自光化來歸珙獎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  
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大元兵自  
隨闖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  
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  
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大元兵度萬  
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為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  
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  
迎拒於歸州大砦砦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

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珙條上  
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初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  
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  
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  
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榔桂各  
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  
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  
知大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

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  
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于蔡  
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  
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  
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  
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  
里八都魯帥壯士百餘老稚百一十五人馬二百六十  
匹來降剗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

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  
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鬪  
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釐  
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  
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  
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  
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閩師古  
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

道川蜀郤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  
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漢口為屯  
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屯田  
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徭林賽良為亂  
遣王瑀平之淳祐二年珙以京裏死節死事之臣請於  
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  
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  
謀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領關

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  
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棧劉全齎十日糧取道  
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  
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  
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  
惟謹大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  
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  
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



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為策應司

都統制四年無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  
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  
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語詔湖調兵五千戍安豐  
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  
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度何必預遣  
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  
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行兩  
官計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

沮如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於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

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  
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初關屯兵積糧  
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諷  
遣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大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  
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謀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  
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  
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  
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

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  
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珙白  
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  
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于  
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  
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輟朝賻銀絹各  
千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

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慚謁士遊客老校  
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  
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  
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  
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  
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  
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

有池沙類髮中者鞠問子果溺死江淮制置使李珣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朝廷察蘆無虧三劾皆寢淮西制置曾式

中辟盧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為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



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全犯邊行時為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范弟葵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

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  
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洛陽人  
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政安豐大元兵  
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大兵復大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  
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叅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  
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  
兼轉運使復與大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  
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

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  
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  
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  
為三郡杲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  
以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即張栻宦遊處陳像設祀焉  
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復與大元兵戰于真州  
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不許  
兼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法為精梁成大子賂

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  
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徽猷閣  
奉祀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  
遺表上贈開府杲淹貫多能為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  
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  
書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為文從  
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大元兵

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歡心卒協力捍禦  
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  
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  
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與大元兵戰朱臯白  
冢遷將作監簿杲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  
缺備庶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  
奉祀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制  
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陸辭言今

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尋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宮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祕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實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叅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

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大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

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為制置使邊事甚  
亟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  
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  
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  
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  
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  
大帥中擇一人為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即書  
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



登至沙市椎牛醜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趙葵為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叅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餘思忠及徐制幾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

辨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烜劾思忠其黨  
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畧不能  
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  
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  
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鬼聲呼唐  
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揆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  
數月拂衣去遊襄漢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輦之

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為明日遂行  
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它日不在我  
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于揆逾年安豐被兵揆慨然曰  
事亟矣揆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揆念置身行  
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  
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於幕嘗  
用其策為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資用揆以本領錢數  
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揆償

之揆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揆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始寘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揆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為動色因歎曰大將立功庭叅納拜信兪鏊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

可用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為京湖制置使挾與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挾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者如挾副之何事不可為也但恐終以勇敢後登死人以為知言逾時士壁守峽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贈祭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斬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

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辭奔沙洋別之  
傑為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密窺  
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敵兵曰後隊亟  
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  
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莪冠張蓋從者數十則  
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  
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  
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  
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  
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  
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  
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  
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  
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一  
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

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  
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為叔父巨卿後登淳  
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  
聞于部使者為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  
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稅司免下戶  
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為虧漕計咸白安節曰苟利於民



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為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權輸絹錢民以為病咸白安節覈入節出奏歲減二千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二千餘石以振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宮政以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

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首貽書  
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  
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  
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  
當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  
用副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務為簡  
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為緩急用據險阨  
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遷利路轉運判

官曦叛臣於金關紉四州繼没人情大駭咸留大安軍  
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安丙密  
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  
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  
城外偽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  
望大合樂以享咸力拒之初咸自大安東下遇偽將褚  
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與共  
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絕曦援兵既而釜棄官歸

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沮李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  
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為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  
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  
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  
遇偽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  
后鐵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  
於岸曦聞怒甚吳覲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  
力為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

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勉其出。丙尋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亦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請丙奏於朝。覈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榜賣官。并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帑廩。緡不過一千四百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

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樁撥二百一十餘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絛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劔外民久苦役調或建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憚行馳愬于安丙乞計直輸錢以免行久而不克輸者十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千餘萬半歲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三司增初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成捐一千

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充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疏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為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為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初宣諭使吳獵嘗表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朔  
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恥而珙說  
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杲王登楊挾張惟孝思以功  
名自見雖所立有大小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曦雖不  
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  
而自經溝瀆者哉



宋史卷四百十二

宋史卷四百十二考證

孟珙傳倂蓋○

臣宗楷

按元史作塔察兒與宋將孟珙

合兵圍蔡則倂蓋其別名也

宋史卷四百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二

趙汝談

趙汝讜

趙希館

趙彥呐

趙善湘

趙與懽

趙必愿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  
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

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謹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佞曹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召為大社令時佞曹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佞曹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末

坐白晳者何人汝談不為動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名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為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赤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為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豪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為

之險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親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將欲畔則自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為吾緩急哉其脩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曰諸朝廷安得力給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則併租稅市權之利盡與之免其共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為其

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異車服給羨田宅官其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為公卿雖貴曾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上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為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著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知温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旬祠授江西轉運判



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  
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為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廼  
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  
集忠智訪求衆弊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之蠱  
而成終泰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姦似  
聖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見甚失久乃寢至差訛則  
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  
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賣直至是則不特是

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  
吾聽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虛一而靜之理也  
苟得之道我聲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扇我  
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祕書少監  
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  
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  
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  
卿兼權直兼編脩國史檢討實錄兼崇政殿說書因講

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  
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  
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時朝議履畝  
稱楮汝談言非便迺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上  
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草荅詔以為貶秩易審舉  
措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四  
辭不允至郡力白祠召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  
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閩增秩稱提官楮四郡

獲賞汝談獨感額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  
拘孿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  
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  
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  
御庶幾伸縮由已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  
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  
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歎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  
宜代予言力辭何為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

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  
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  
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為為占者作書堯  
舜二典宜合為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  
詩不以小序為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傳會女  
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為文章有天巧篤於倫誼  
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  
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

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趙汝讜字蹈中少倣儻有軼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府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

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為之畫策惑亂天聽為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為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

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寃汝謹以反坐法黥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官徙汝謹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謹復懲以法遷知温州卒汝謹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趙希館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拊棺慟哭不懼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



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  
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  
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  
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為危之希館至關審形明問  
申令謹候分晝粗定賊已遣諜窺關希館得諜詰之縱  
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  
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  
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繇他道以避之

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  
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  
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  
未行召對希館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  
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  
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  
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  
訓名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莫敢自陳希館白其

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館易班  
希館力辭弗克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  
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  
館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  
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  
識體間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臣非  
敢厚誣天下以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  
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以寶璽推恩進

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希館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為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餼贈以金幣希館風資凝重曾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

郡王

趙彥呐字敏若彭州人登四川類試第少以材稱吳曦  
叛以祿禧偽守夔彥呐結義士殺之遂顯名嘉定十二  
年關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檄使經理金人再至  
戰却之因請脩州北水關募民耕戰以守又勸丙盡捐  
關外四州租結民兵使各自為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  
軍民心轉提點刑獄尋帥沔時譽甚都及崔與之代丙  
始察其大言無實謂他日誤事者必此人請廟堂毋付  
以邊藩尋奪其節制寶慶元年乃移帥興元三年會鄭

捐棄四州退保三關彥呐力爭不勝罷歸家者五年紹  
定四年桂如淵代擯起彥呐於副使更李臺黃伯固皆  
彥呐副之端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趣其出兵  
以應入洛之後不從秦鞏之豪汪世顯久求內附至是  
彥呐為力請數四清之亦訖不從三年金人大入至三  
泉彥呐大敗貶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  
留之江陵兩年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高

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以恩補保義郎轉  
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轉忠翊郎又轉忠訓郎慶元二  
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五  
年知餘姚縣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  
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出判無為軍兼淮南  
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四年改知常州八年主管武  
夷山冲佑觀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内艱明年起復知  
和州三辭不獲命遷知大宗正丞兼權戶部郎官改知

祕閣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舉常平兼知無為軍進  
直徽猷閣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兼知廬州兼本路安  
撫仍兼轉運判官提舉常平十三年進直寶文閣以平  
固始寇功賜金帶許令服繫十四年進直龍圖閣知鎮  
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脩撰知鎮江府封  
祥符縣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集英殿脩撰兼大理卿  
兼權刑部侍郎進寶章閣待制泐海制置使兼知建康  
府江東安撫使兼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賜御僊花金



帶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勦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等功皆升其官進龍圖閣待制仍任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仍任進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專討許便宜從事四年進封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時善湘見范蔡進取慰藉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屯寶應以從范蔡亦讓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樞等握筆草報善湘

季子汝楫丞相史彌遠壻也故奏報無不達以平閩寇  
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五年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  
縣四城及策應京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仍  
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  
眙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  
金器等物九疏旬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監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筆以  
善湘有討逆復城之功寢其奏嘉熙二年授四川宣撫

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即旬  
祠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請休致四乞歸  
田復提舉洞霄宮淳祐二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  
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少  
師賻贈加等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  
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  
一卷中庸約說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  
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詩詞雜

著三十五卷

趙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改建寧司戶參軍中明法科攝浦城縣丁父憂作善慶五規示子孫免喪遷大理評事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駁勘動涉歲時類瘕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鞠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遷籍田令久之拜宗正寺簿歷軍器監司農寺丞遷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

改倉部權度丈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榷醋禁  
網峻密與權首捐以予民設銅鉦縣門欲愬者擊之寃  
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  
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  
忻然感悟又嫠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為  
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  
之喪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淮西提點刑獄  
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趨

朝自恢復退師又議納使與懽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  
必得智識氣節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兼權檢正遷宗正  
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  
定剖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懽言國本  
未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  
懽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實  
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  
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夕改非

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為悚然又建言秦刻頌有端平法度語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殘破或望風棄地名見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施行與權招刺三千人為忠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乞省不急之費薦文武士四十人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為深切星變上章請罷大火力言災變之烈謂臣罪擢髮莫

數猶欲以去國為言少悟上聽願祇畏天威思以實德  
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振恤五請竄於是中書  
方大琮言與權素自潔修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  
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  
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權請  
先叙復同降官屬又言艱難不可為之時當慷慨厲志  
深為人才兵力思遷戶部尚書兼權吏部累勾祠不許  
論楮幣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內帑收換屢



稱提而折閱益甚嘗請兩界竝展十年勿議造新責州  
縣毋以損污抑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絕其疑所以  
區畫者甚備其後詔宰相徧詢侍從與權又以前說陳  
之有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  
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  
一法無裒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  
乎每言端平以來竄賊吏禁包苴戒奔競戢橫斂而風  
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為常肥家

為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疏  
乞別邪正警媮惰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  
之習內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謗議者必  
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又  
言軍政弛而尺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嫌隙內則  
班行惟求速化守牧類多貪庸楮事日非浮冗不節指  
陳無虛日大風震雷數見因具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  
民力兵威願乘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授老

歲月於行移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奈何也遷  
吏部尚書講筵言膏雨不降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踊  
民譌士躁在外兵權渙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並建宰  
輔謂宜風采振揚而事勢猶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  
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歸田會潮汐齧隄執  
政道帝意留治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  
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竣事獄空力匄罷  
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戶部財用兼侍讀

兼修國史實錄院脩撰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會饑民  
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懽涕泣奉  
詔亟榜諭曰今申奏振救宜忍死湏臾各全性命佇沐  
聖恩都人相謂毋死與懽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  
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祿  
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監脩國史實錄院  
脩撰奉朝請與懽至浙江上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為悵  
然與懽三為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

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舊職知温州政事必親吏不敢  
欺勑水若脩貢院以侍讀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祿之濫  
因及國本事五旬歸又不許進春秋解升大學士薦士  
六十人史嵩之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權言  
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立名譽必不宜復用時嵩  
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  
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權請優恤漢弼元杰家帝  
從之而請優恤手詔則與權所擬入也又請以兵財分

任輔臣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  
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  
與懽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  
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賊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  
流而北盜昔伏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賢否無別國  
將誰與立邪願富一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  
伏之禍帝為改容素士宋斌少從黃榦李燾登朱熹之

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懼延之事以父行  
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帝逐二  
諫臣與懼力爭之五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  
卦詩忠邪辨自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  
君憂國本諸天性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帝震悼  
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  
清敏累贈太師手注六經及仁皇訓典詳釋又有高宗  
寶訓要釋奏議詩文百卷與懼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

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故歛之夕而金帶猶質  
錢民家云

趙必愿字立夫廣西經略安撫崇憲之子也未弱冠丁  
大母憂哀毀骨立服闋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開  
禧元年銓監平江府糧料院調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  
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脩學政立催科法列  
戶名為三等以三期為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  
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懌願輸草胥吏鬻鹽



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  
芻牧職也吏何罪東擔俟謹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惠  
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  
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勉有產之家有  
感化者出已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  
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授湖廣總  
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榦服除  
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

管文字差知全州陞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  
後知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  
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權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行  
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  
日詔依舊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  
疾苦撫摩凋瘵脩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元  
年以直祕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  
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

倉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申省免用舊例預  
解諸色窠名錢罷開化稅場遷大府寺丞尋遷度支郎  
中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  
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  
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  
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  
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  
而况在數千里之外貴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

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啓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為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為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閹宦而人或疑於閹宦雖未必由於私

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弊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三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揀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糜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閩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為稱提之法必愿力爭

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  
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  
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  
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  
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  
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  
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潤略於原廟  
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

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  
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固草奢華戒宴殿無度之  
譙酣節內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  
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  
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  
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  
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  
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

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兼勅令所刪脩  
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兼刪脩勅  
令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尋兼左司遷太府卿仍兼編  
脩檢討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  
故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  
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  
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電疊見層



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脩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  
上封事曰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  
上畏天戒下脩人事易沴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  
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  
宜合衆謀屈羣策上而措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  
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  
不因之意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

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  
為國生財程異皇甫鏞之徒乘間捷出推敲剋剝以術  
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掇歛獻羨餘間架緡錢之  
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必如  
勾踐之卧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  
部右侍郎乞免兼檢正從之兼國史脩撰時邊事急必  
愿應詔言宜勅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  
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

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  
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芮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  
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  
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  
權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稱其平允暫兼權戶部侍郎兼  
同詳定勅令請立國本請親禱雨遷戶部侍郎暫兼給  
事中先是錢相常繳陳洵益贈節使不行必愿復繳奏  
曰李韶向為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乞予外祠以絕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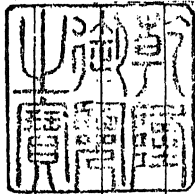
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韶不能自安行求外補今  
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超贈洵益又繳駁不行韶愈無  
來期矣陛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  
內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寢洵益節鉞趣  
韶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許權戶部尚書疏言  
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  
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荆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  
夔峽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真

陽擾安豐危成都遺燼靡有子遺又曰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言於大宴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諭太府丞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官府之一體二疏迂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

聞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  
怛以勤政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  
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  
制事宜措置海道脩水教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  
及命召又三辭皆不許卒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必  
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  
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論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見

汝談汝讜希館是已彥呐帥邊而墮功亦由廟算之短  
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懽以長者稱必愿世濟其美可  
謂信厚之公子矣



宋史卷四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沈世枚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補承事郎八年轉  
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

辦公事十四年舉進士紹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遷  
太社令三年遷太常寺主簿以親老請祠主管冲佑觀  
丁父憂慶元二年復為大理司直尋改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濬溝洫固隄防  
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為水旱之備葺城郭脩  
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為邊鄙之防丞相  
京鐘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鐘遠甚願以子孫  
為託四年授樞密院編脩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

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旬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祕書少監遷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歟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為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為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

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奏方具客曰侂冑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

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冑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冑并陳自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冑乃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命為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院脩撰詢立為太子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太散隔牙二關

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覈其尺籍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智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丁母憂歸治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以使者趣

行急乃就道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  
落起復雪趙汝愚之寃乞褒贈賜謚釐正誣史一時偽  
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  
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於外十四年賜家廟祭  
器寧宗崩擁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  
使進封魏國公六辭不拜因乞解機政歸田里亟出關  
帝從之寶慶二年拜少師賜玉帶勸上傾心順令以事  
太后力學修德以答皇天眷祐以副四海歸戴紹定元

年上太后尊號拜太傅八辭不拜夏得疾累疏旬歸不許都城災五疏乞罷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復爵六年將拜太師三具奏辭乞免出命不許乃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又三具奏辭紹定五年上疏乞謝事拜太傅未幾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戶部支賻贈銀絹以千計內



帑特頒五千匹兩遣使祭奠及其喪還遣禮官致路祭  
于都門外賜纛佩玉黜纁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  
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  
之道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  
未肯以使相與之况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  
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  
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  
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為執政紹熙末慶

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  
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  
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  
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  
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  
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愼壬  
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  
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

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調陝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荅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羣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

輩精悍宜籍為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  
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國  
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  
謀廢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  
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  
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  
說書帝問外人因閣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

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故事月進鞵數兩朕非敎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草烏屢補今欲儉德著聞湏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元年改兼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仍兼史官說書樞密院編脩官二年權工部侍郎暫權給事中進給事中升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升兼脩國史實錄院脩

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彌遠卒命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稟徐僑趙汝談尤煇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為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前上疏乞罷不可拜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䟽去  
九月裡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兼侍讀四䟽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聞邊警  
密䟽恐陛下憂悔大過以汨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嘉  
熙二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  
賜楮十萬緡為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淳  
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  
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

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亦疏白歸不允  
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  
國公居無何喪其子士昌決意東還又不許拜少師奉  
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賜玉帶更  
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  
為英明故能脩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  
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  
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為盛也帝褒諭之



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  
洽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  
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  
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  
中使接踵而至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  
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為之  
帝以邊事為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院  
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

無所留難蔡鞞遂往於是戰于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  
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依前太  
傅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  
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  
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西併軍分頭日  
以節廩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  
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罣誤  
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

罷如池之雁。汭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  
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  
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  
上謝事之章。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  
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  
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  
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  
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

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于明堂有旨閤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為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累奏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

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藁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彌遠議廢濟王竝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名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幹辦公事實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軍器監丞兼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以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

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  
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端  
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  
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勾祠歸侍手詔勉留之  
會出師與淮間協謀掎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為六條上  
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  
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蝗蝗  
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

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  
逸無歸之民聚而為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  
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  
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既慮其始  
必慮其終謹而審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  
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  
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  
守不移之愚上迂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迂旨則止於一



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為異同嵩  
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  
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  
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  
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  
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覈實理財等事且言今  
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  
府以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准

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內引賜便宜  
指揮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  
學士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兼節  
制光黃蘄舒乞免兼總領從之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  
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  
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嵩之帥師  
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廬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  
黃州圍解降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疏視

執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  
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兼督視淮南西  
路軍馬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黃州十  
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  
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荆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  
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薦士  
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  
米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

自是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轉  
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久  
旱乞解機政地震屢䟽乞罷免皆不許淳祐元年進王  
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  
例以不敢聞于朝還之二年進高孝光寧帝紀孝宗經  
武要略寧宗實錄日厯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祿大夫加  
食邑是冬封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  
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愷伯

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  
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  
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  
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  
意頗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  
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  
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  
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

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

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為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

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兀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為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



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  
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苦口極言為今之計莫若盡去  
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  
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  
非而不知草薰藉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  
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  
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  
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

不容居間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春授觀文殿大學士加  
食邑八月癸巳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安德軍節度  
使進封魯國公謚忠簡以家諱改謚莊肅德祐初以右  
正言徐直方言奪謚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  
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汛掃中土以還天子槐貌甚偉廣  
顙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  
槐嚴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

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  
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嘉定六年  
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為廣德  
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楠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  
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說  
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傳於法顧法  
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  
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楠誠枉今不為出之生無絲

矣乃為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春入為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兼權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至州會全叛涉淮臨大江大府急發州兵槐即日將兵濟江而西全遁去乃還五年丁母憂端平三年差通判蘄州辭嘉熙元年召赴都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闔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

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名彥直斬馬前  
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  
直之家差充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  
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  
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  
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  
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當是時宋與金為鄰國而  
襄漢楊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

去為羣盜浮光人翟全寓黃陂有衆三千餘稍出鹵掠  
槐令客說下全徙之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又享賜之  
用為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華  
文閣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  
督撫日夜徵發民且困槐為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  
湏亦不匱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  
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  
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

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師軍中肅然三年進秘閣脩撰四年召入奏事遷權戶部侍郎賜紫進集英殿脩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為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為精兵六年召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宰相移書槐曰

國家方用兵人臣不辭急難公幸毋固辭槐即日就道  
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趾  
及符奴月烏流麟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  
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趾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  
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  
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年遷工部  
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遷  
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讀升給事上上疏請抑損



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羣臣奏事少與法違憚槐不敢上兼侍讀進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辭進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為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權參知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

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為岐意者  
苟以臣為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之事  
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曰鄉用槐槐言事無  
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帝問糴民粟積  
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  
先垂意根本帝問脩太乙祠則對曰土工游起民罷於  
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  
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

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為朝廷惜此苟非姦佞皆願為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內徙今得生還顧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為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

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  
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  
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袞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  
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  
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羣  
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為佞帝躡貴之竊  
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為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  
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

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衰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衰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罷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

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  
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  
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兌  
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  
少師謚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  
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太學  
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

事講荒政遷大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  
戒媒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閫六  
事同番易湯巾台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  
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祕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  
輔專閫帥獎用介直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  
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  
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  
巨姦竒衮盡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

葉易搖草竊姦究肘腋階變權知素州轉運司和糴米  
三萬斛夢鼎言素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  
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民湯  
頌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鼎遂還之毀萬載旗箭村淫  
祠塞其妖井台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一年免喪拜司  
封負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為  
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  
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閒去者屢台而不還



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秘閣江西提舉  
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  
賊之寃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陞對言國論主平江  
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  
書進講尚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  
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  
祭酒升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尋兼侍讀丁母憂  
五年以集英殿脩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

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  
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  
定元年召為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為言遷吏部侍郎  
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  
遷兵部尚書兼脩國史兼實錄修撰遷吏部尚書五辭  
免請祠不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  
許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七  
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

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七十八兩界會子夢  
鼎以為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  
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  
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脩之日  
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  
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  
事加食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  
閤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

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投資政殿  
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  
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  
咸淳三年再召為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  
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  
密使累辭不許廼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  
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愬  
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

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  
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  
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  
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  
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  
乞間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  
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免留之詔  
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

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  
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  
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  
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  
宵遁故事累辭乃受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  
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  
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相郎  
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岷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

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  
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  
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  
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瀛  
國公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  
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  
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  
二年益王即位于閩召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

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大府  
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  
令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  
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為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爇  
霍不給為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  
授需次六年寶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辭至池以禮帥  
諸生二年調主管戶部架閣三年遷太學錄召試館職



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宗臣用事廷鸞試  
策言彊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迂遷祕書  
省正字四年尤熾提舉史事辟為史館校勘初丁大全  
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為動試策稍及  
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庠往問焉廷鸞素  
厚持庠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密露大意持庠給曰君猶  
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  
何敢不力持庠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

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貌士索奏藁藁雖  
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  
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  
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  
疏疏上即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  
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  
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  
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

脩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遇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遷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年一再乞外補不許廷鸞論貢舉三事嚴鄉里之舉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擢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輪對言集和平之

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權直擢祕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入奏言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願陛下翕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郟之說進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程奎污穢詭祕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為大全黨不

當通判江州朱熠不當知慶元府及為制置使林奭趙必遜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兼國史實錄院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

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為也兼權參知政事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江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度宗初年詔詢故者專以脩攘大計叩之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

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間升辟稍越拘攣似道  
頗疑異已黥室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  
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  
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  
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  
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瀛國公即位召不至  
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  
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

諸書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既著故當時不樂嵩之繼也因喪起復羣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宋史卷四百十四